

中外关系史译丛

第 2 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外关系史译丛

(第二辑)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外关系史译丛

(第二辑)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10,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书号：11188·40 定价：1.80元

《中外关系史译丛》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 季羨林 章 巽

主 编 姚 楠

副主编 陈 炎 龚方震

编辑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陈 炎 周南京 姚 楠 黄重言 龚方震 韩振华
戴可来

责任编辑(特约) 董湘君

目 录

中泰友谊的缔造者——周恩来·····	〔泰〕弯威·拍贴努泰(1)
大宦官郑和的航海历险活动·····	〔英〕威廉·威利茨(24)
郑和分舩访问也门·····	〔日〕家岛彦一(44)
中国无产者在沙皇俄国·····	〔苏〕H·A·波波夫(61)
东南亚华人·····	〔英〕V·珀塞尔(75)
东亚国际交往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	〔日〕田中健夫(127)
贵霜王国初探·····	〔印〕A·K·纳拉因(159)
柔然(蠕蠕)与阿瓦尔同族论的发展·····	〔日〕内田吟风(175)
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	〔印〕谭 中(187)
中美第一次交换出版物·····	〔美〕钱存训(207)
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华人·····	〔美〕詹姆斯·W·洛伊温(220)
瓦特尔特《国际法》·····	〔瑞士〕瓦特尔特(234)
河本大作谈炸死张作霖事件·····	〔日〕森克己记录(242)
隋唐时代岭南首领冯氏与南海贸易·····	〔日〕河原正博(250)
我们被太平军迷住了——在中国的一次奇异经历 ·····	〔英〕吟 喙(257)

中泰友谊的缔造者——周恩来

[泰]弯威·拍贴努泰

《中泰友谊的缔造者——周恩来》一书，是泰国友人弯威·拍贴努泰所著，于1976年在泰京曼谷出版。本文摘译自该书，介绍中泰建交前双方接触的情况。文中的小标题为校者所加。——校者

一、万隆会议以后

在万隆会议上，泰国代表团团长萨迪那恭有机会与周恩来亲切会见，并向周恩来谈及泰国方面的疑虑，即传闻中国将用武力侵犯泰国，并在中国西双版纳自治区训练武装人员，起用在华政治避难

的比里·帕依荣为这支队伍的首领。

周恩来解释说：“中国决没有侵犯邻国的意图，也没有为了扰乱和潜入泰国而在云南省训练人员。”

周恩来还向萨迪那恭诚恳地说：“为了证实这一点，中国政府欢迎泰国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去看看西双版纳，中国有没有调动部队或干些敌视泰国的行动。至于比里·帕依荣作为政治避难被允许居住中国，也绝没有做出任何敌视泰国的行动。”

萨迪那恭与周恩来的那次会见，可以看作两国之间增进彼此了解的开端。

万隆会议后，泰国由于那时还受美国的牵制，依然采取强硬的

反华政策，泰国政府与中国无法进行直接接触。我父亲讪·博他努泰，作为披汶·颂堪的亲密朋友，毅然担负起与中国建立友谊的任务。他首先派遣秘密使节前去中国访问，看看中国是否象帝国主义分子所宣传的那样。这些秘密使节是：阿里·劈隆先生、克鲁那·丰萨拉沙、安棒·素瓦蓬先生和萨因·玛郎早先生等人。他们受到了周恩来的欢迎，同时还很荣幸地由周恩来陪同拜见了毛主席。这表明了中国方面真心想同泰国友好的愿望。

毛主席同泰国四个秘密使节会谈的情况，已由与会者之一讲师克鲁那·丰萨拉沙在《大都会》报纸第 193 期至 200 期以“去北京执行秘密使命”为题陆续披露。报上是这样描述的：

“下午一时，我们的代表拜见了毛主席，谈到下午 2 时 45 分。参加谈话的有周恩来总理，教育部长兼对外友协会长张奚若，人大副主席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外交部副部长陈家康，对外友协副秘书长林介南，翻译季宏。

毛主席先以在中国的傣族人为话题开始了同我们的谈话。他告诉我们在云南省生活着很多傣族人。他还谈到那时在泰国的谣传，并说不知这种谣传来自何处。谣传说中国有计划将入侵泰国并给以具有在中国的傣族人自治权等等的条件。谣传还说中国将以比里·帕依荣这个泰国政界元老作为这次入侵的行动首领（那时泰国前总理比里·帕依荣在中国政治避难）。

毛主席请我们返回泰国时顺便访问云南，为的是让我们亲眼看看中国是否象谣传所说的准备入侵泰国。

毛主席说，他对帝国主义是很有体会的，同帝国主义打交道，不会有多大好处，因为帝国主义不会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们发展工业。

他还赞扬泰国说，泰国有丰富的资源，泰国人生活在这样富饶的土地上十分幸福。正因为如此，泰国人更应该千方百计利用这些资源。国家经济的发展不能依靠别人，必需依靠自己。

毛主席说，泰国同中国能够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他说

中国虽然不发达，但能给予发展中国家某些帮助。他列举缅甸和斯里兰卡，那时中国帮助他们发展工业。他提到了诸如纺织、造纸、制糖等一些工业。他说在工业方面，中国是有些经验的，也有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假如泰国有这方面的要求，中国愿意帮助，就是在技术方面，中国与泰国也能合作。但这些帮助与合作，无论是同中国也好，同别国也好，泰国必须自强不息。

毛主席说，中国还同所有的国家发展贸易，不论这个国家同中国是否有外交关系。他列举埃及、瑞士、荷兰、挪威，这些国家虽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但那时都同中国有贸易往来。

他强调说，在贸易上，中国不想占别国的便宜。过去，中国遭受外国的压迫很重，外国欺侮中国。因此中国很有体会，不能这样去对待别国，不愿别人象我们过去那样再遭到不幸。

他说，中国欢迎每一个愿意来中国参观的人，就是曾经骂过中国，甚至来中国参观以后，回去仍骂中国的人，中国都表示欢迎。中国对任何人都不保密，也没有秘密，中国需要让外国人进来参观，看看那些所谓中国杀人当肥料等谣传是否属实。谁想看什么，去哪里，随时告诉中国有关人员就可以了。

我们问道，象我们泰国那样的小国，在世界上应该怎样摆正位置。毛主席笑了笑回答说，他不是泰国的参谋长，这是泰国的事，他不好说。他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如果要谈他个人的意见，他向翻译一再申明是“个人意见”。他说：“作为小国，泰国应该保持中立，不应该跟着哪个国家后面跑，这样做会有利于泰国。”他说他很同情泰国。他认为要把位置摆得合适而恰当，作为小国要保持中立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无论如何，“泰国应该努力保持中立，尽量使自己的敌人越少越好”。

毛主席说中国很想同泰国友好。他提醒泰国需要谨慎。毛主席很清楚泰国的处境艰难而不安全。他又说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全面考虑，特别是要很好地保持泰国人的团结，“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什么事都好办了”。

接着，他要我们转告在泰国的中国人，无论是在泰国出生的或从中国去的，都要遵守泰国的法律，决不要做违反泰国法律的事。

拜见毛主席后的当天晚上，周恩来设晚宴款待我们，这在克鲁那·丰萨拉沙讲师的报道中已有披露。

在晚宴上，除了周恩来同我们四人外，还有翻译员和中国方面的二至三人。

谈话的内容，同白天拜见毛主席时大致相同，只是气氛更加亲切。

周恩来非常强调泰国人的团结这件事。他说团结很重要，是今后中泰之间走向友谊和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帝国主义不想让任何国家的人民真正地团结，因为这样会达不到他们干涉别国内政的企图。

周恩来谈到了泰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他说这毫不妨碍中泰之间的友谊，他列举尼泊尔、阿富汗等有国王的国家，都同中国友好，双方在一些事务上都能精诚合作。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可以选择适合于他们国情的社会制度，我们不能因为社会制度不同而指责他们和不同他们发展友谊。这事犹如宗教信仰一样，谁要信仰什么宗教，都由每个人自己决定，我们不能强迫他信或不信。”

在宴会上，周恩来请我们喝茅台酒，他提醒我们，这种酒性烈，要慢慢喝。

“喝茅台酒好比我们建立友谊，酒要慢慢喝，友谊也要逐步建立。酒喝快了，容易醉，也不甘美，匆忙建立的友谊也不能持久。”

他强调说，世界上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中国都尊重他们。他说中国有句成语“我们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我们”。他说他是牢记这句成语的。

泰国秘密使团在开拓中泰友谊的道路上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自从我们这次访问中国之后，友谊的大门便开启了。

二、仰光谈判

1955年12月，披汶·颂堪元帅应吴努的邀请，前往缅甸访问。我父亲汕·博他努泰同大城银行总经理任·波素万也随同前往，准备同周恩来委托的驻缅大使姚仲明进行会谈。

1955年12月16日和17日两天，我父亲、任·波素万同周恩来的代表姚仲明大使在仰光中国大使馆的会谈开始了。会谈是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的主要内容如次：

一、中泰两国人民具有深厚而悠久的友谊，中国人民欢迎同泰国人民进行接触和发展友谊。

二、中国政府愿意与泰国政府建立亲密的友谊。在今年万隆亚非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曾与泰国外交部长萨迪那恭谈到这个问题。中泰建交的基础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和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在会上共同宣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亚非会议上的十项原则，实际上就是五项原则的扩大和发展。

三、几年来，中国和缅甸之间友谊的发展，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愿意以五项原则为基础与邻国建立友谊的，中国政府愿意用对待缅甸的态度来对待泰国。

四、互派代表团访问是促进彼此了解的最好方式，中国政府欢迎泰国议会、经济贸易、文化、科学等代表团以及各界代表前来中国访问。“百闻不如一见”，只有在他们亲眼目睹中国的情况之后，才会更好地从事增进两国间彼此了解的活动。当然，中国也愿意派出代表团去泰国访问。

五、中泰两国虽是邻国，但国境线没有相接，我们两国从未发生过边界争端和领土问题。中泰两国都是长期以来遭受帝国主义

侵略的国家。现在,在中国,帝国主义已经败走,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获得解放的国家决不会去侵略别国,中国不以泰国为敌,希望泰国也不要以中国为敌,希望中泰和平共处,双方都严格执行联合国宪章。

六、关于中国境内的傣族自治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载明: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按照宪法,在中国的傣族人民有权按照自己意愿建设自治区。为了使泰国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中国政府愿意让泰国代表团去访问傣族自治区。今后,如果泰方意欲派代表团去傣族自治区访问,我们将同样表示欢迎。

七、关于居住在泰国的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则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未曾同意华人持久地保留双重国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曾在万隆会议上同印尼签署了一项协定。按照协定规定,居住在印尼的华人,谁持有双重国籍,有权放弃一个国籍,并按照自愿原则选择一个国籍。这是合理的解决办法,如果泰国政府同意,中国政府愿意照此来解决泰国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

八、中国政府很理解泰国政府目前的处境。泰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受到多方的压力,首先来自美国政府,来自马尼拉条约。这些外来的压力,将日益不利于泰国,中国政府愿意看到泰国政府能采取保卫和平、独立和象印尼与缅甸那样的进步措施。

九、中国愿意同泰国建立友谊和外交关系。至于泰方是否愿意,要看泰国自己所采取的政策。如果泰方认为条件成熟了,我们两国就能很快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泰国政府认为条件尚未成熟,中国愿意等待。但中国政府要申明,如果泰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又保持同蒋介石集团的外交关系,中国是决不会同意的。

十、关于中泰两国间的贸易,中国是愿意同泰国进行贸易交往的,它有利于我们两个国家。当然还要看泰国的需要和条件而

定。如果目前泰国还不能同中国直接从事贸易往来，而经由香港来进行贸易，中国也是愿意的。

十一、中国方面愿意以友好、平等的原则推动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泰中两国应互相尊重，相互平等地对待，互不干涉内政，以实现和平共处。

我父亲、任·波素万先生为一方同周恩来委托的中国驻缅大使姚仲明为另一方曾按上述主要内容进行会谈，并于1955年12月17日签署了共同声明。声明的内容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姚仲明先生和泰国代表汕·博他努泰先生与任·波素万先生于1955年12月16日至17日在仰光就中泰关系交换意见。会谈是在友好、真诚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认为会谈有助于两国互相了解和增进友好关系，并一致同意下列条款：

1. 中泰两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深厚友谊。两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

2. 中国同情泰国目前的处境，愿意考虑两国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经济联系，以便帮助泰国摆脱困境。这种联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与维护亚洲和平的崇高事业相一致。

3. 两国愿意及时地和逐渐地采取相应措施，在贸易和文化范围内增加交流和建立联系，以便最后达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4. 为了就两国之间的问题进行交谈和协商，双方愿意彼此保持正常的接触。

在仰光签字的共同声明有两份，一份泰文，一份英文。

自从这次泰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往来就日益频繁了。

三、乒乓外交

小小的乒乓球改变了历史的面貌。由于乒乓球的力量，世界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利用乒乓球不断地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使中国的朋友迅速增加。

1972年9月由于“乒乓外交”的创导者中国政府的建议，亚洲乒乓协会于9月2日至13日在中国首都举行亚乒赛。亚洲乒乓协会向泰国奥林匹克体育委员会送来了请柬，邀请泰国乒乓球队参加这次比赛。

“革命团”首领他依·吉滴卡宗看到亚洲乒乓协会很有礼貌，就决定让由春蓬·罗哈差叻中将为会长的泰国乒协率领乒乓球队参加，并任命“革命团”的财经副总裁巴席·甘甲那哇为球队顾问，随同球队前往。

为了同中国缔结友谊而公开访华的泰国代表团从1958年以来已湮没无闻十四年，现在又开始了。由于这个小小乒乓球的缘故，被沙立·塔那叻阻挠了十四年之久的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又开始继续发展了。周恩来在沙立统治时期所持的信念应验了。

“革命团”允许泰国乒乓球队去北京参加亚洲乒乓赛的消息成了泰国振奋人心的新闻，尤其是“革命团”的重要人物巴席·甘甲那哇这位与泰国乒协毫无关系的人一起去，就成了普遍评论的对象。

实际上，“革命团”让巴席·甘甲那哇与泰国乒乓球队一起前去是出于“革命团”副首领巴派·佳洛萨田将军的考虑，他要巴席寻找机会同中国领导人接触，试探中国对泰国和“革命团”的看法。

为了能完满地实现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目的，我父亲的朋友巴席知道我曾在中国长期学习，并在学习期间接触过中国领导人，

所以他委托我与中国方面联系并安排访华日程。为了重新打开中泰关系,我也很乐意担当这一任务。但是作为泰国的一般平民,我没有什么护身符,而且“革命团”与中国搞关系的政策还不明朗,有朝一日首长的情绪变了或者领导对我没好感了,我可能被看作“共党分子”,因为我帮助领导同中国搞关系,反共法案仍然有效。这个法案在过去曾使多少对国家真诚的人士惨遭杀害。象我这样的平民百姓,不想同谁秘密地搞地下关系。当“革命团”需要我为了巴席的访华而同中国联系时,我要求“革命团”的主要人物给我亲笔委托的证明。巴派·佳洛萨田将军签字批准我以不公开身份伴随泰国乒乓球队一起登程来华。

8月12日我获得了将军的亲笔证明后,就启程赴伦敦,同我所熟悉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大使宋之光接触。

我到达伦敦时,宋之光大使正好因公外出,由代办裴金章(现在是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和新华社驻伦敦记者严思光洽谈。我对裴代办说:“革命团”同意泰国乒乓球代表团去北京比赛,这是打开两国关系的好机会。现在,“革命团”的财经副总裁巴席·甘甲那哇先生(他是该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以顾问身份随同前往中国设法建立中泰关系。双方断交已经很久了,两方都不清楚对方的态度,泰国很想知道中国方面对待泰国的态度。因此,巴席先生这次到中国,如果中国高级领导人能给予特殊照顾会见的话,必然会增进中泰双方领导人的相互了解,并有利于将来中泰友好关系的建立。巴席先生本人还想同中国高级领导人就其他方面交换意见,尤其是中泰之间的各种隔阂和今后发展关系的可能性等问题。巴席先生经巴派将军同意,在他随同乒乓球代表团动身之前派我先来做些准备工作。我很愿意把“革命团”和巴席先生的这种良好的愿望预先告知,想一定会得到积极的响应。如果中国方面对此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我,以便回禀巴席,让他在出发之前和革命团一同研究并给予明确答复。

代办开诚布公地谈到：“从你所说的看来，巴席先生同球队一起来不是为了一般地参加比赛，而是怀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据我们从泰国报纸得知，巴派发表对记者谈话说，巴席先生前往中国，‘革命团’没有给予什么政治任务，是纯粹的比赛。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向裴代办说明：

“巴派将军对记者这样谈是很必要的，因为‘革命团’还不清楚中国的态度，以前也一直没有同中国接触过，如果巴派将军同记者说巴席先生这次是为了同中国进行政治会谈而去，那么巴席来华后中国加以否认或产生疑问时，巴派将军就得丢脸，所以巴派将军对记者说了那样的话。事实上，巴派将军让巴席先生同球队一同来华，谁都知道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巴席先生同泰国乒乓协会毫无关系也是尽人皆知的事。”

裴代办谈到中国对各国关系的态度时说：

“中国同各国建立关系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首先要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只有一个，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和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得首先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然后方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倘若‘革命团’想同中国建交，‘革命团’对此应有个明确的态度。我想知道，‘革命团’对这个问题抱什么态度？”

“我没有权利回答你提的问题，因为我不是‘革命团’的成员，我只不过是为‘革命团’的一个成员巴席先生做些联络工作。我将把你的问题告诉巴席先生，使巴席能够回答中国方面提出的问题。”

最后，裴代办对我说：他将尽快将此事报告中国政府，并尽快给予回音。

我在伦敦等候了四天。8月18日晚，宋之光大使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他家一谈，我马上就去了。

宋之光大使很高兴地接见了我。并说因公外出，未能及时见面和会谈深表歉意。我把巴席先生送给大使的礼物交给了他。宋之光大使又向我和我父亲致以问候，并把中国政府的复示告诉了我。

“中国政府对作为中国政府的特殊客人巴席先生表示热烈欢迎，对你也同样表示热烈欢迎。”

所谓“政府的特殊客人”，就是意味着我们将有机会同中国高级领导人或最高领导人会谈，此人不是毛主席就是周恩来总理。

宋之光很兴奋地对我说：“我很高兴看到中泰之间的良好关系，通过这次泰国乒乓球队的访华，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定能得到恢复。我预祝巴席先生和你的这次访华获得成功。”

我对宋之光大使能为这次联系提供方便表示感谢，而中泰关系史必将把他的名字记载下来。

宋之光很谦虚地回答说：“在中泰两国关系的道路上，我没有作出多大贡献，如果我有机会为此尽一份力量，我将感到荣幸。”

第二天，我就从伦敦回到泰国，向巴席先生作了详细的汇报。由宋之光大使转告中国政府，欢迎巴席先生作为政府特殊客人来访的回复，使沙立元帥及其伙伴们十四年来在中泰关系上制造的烟雾开始消失了，友谊之光又一次照射到中泰两国的关系上。

8月24日，代表团的二十位成员从泰国出发去北京参加亚洲乒乓赛。代表团是由泰国乒乓球协会会长春蓬·罗哈差叻为团长，巴席先生为顾问等二十个成员组成的。

至于我，为了能在北京同中国方面有关人士一起欢迎泰国乒乓球代表团，便在代表团出发前一天单独飞往中国，8月26日晚抵达北京。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委员程瑞声（现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和两位工作人员，以及我的妹妹暖纳帕·帕诺他等人来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我同中国方面商定了欢迎巴席先生的计划。

8月27日晚，泰国乒乓球队抵达北京，程瑞声、我、我妹妹以及亚乒协委员前往机场迎接。还有高举鲜花载歌载舞的欢迎人群。

当机场上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主人把泰国乒乓球队带到前门饭店，巴席先生、我以及我妹妹则下榻北京饭店。中国领导人让程瑞声和两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巴席先生，这是中国政府对特殊客人的待遇。至于翻译人员，中国为表示对泰国的信任，同意用巴席先生单方面的译员。一般说来，在拜会中国领导人时，中国方面是用自己的译员，这种做法是为了防止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被译错。我的妹妹很荣幸地担任巴席先生的译员。

9月1日下午4时，巴席先生同中国高级领导人中第一个会谈的是廖承志。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中日友协会长，亚非团结委员会主任和外交部顾问。他又是恢复中日邦交的一位重要人物，过去访华过的泰国人和日本人都很熟悉他的名字。在广大的华侨中，他是孙中山顾问廖仲恺的儿子，是周恩来的亲密朋友，泰国华侨一般都很敬重他。

巴席先生同廖承志的会见是十四年来泰国第一次与中国高级领导人会晤，现将会谈的重要内容介绍如下：

廖承志：我对您的访华表示热烈欢迎。

巴席：感谢中国人民和政府对我们队的盛情接待。

廖：您太客气了，我们的接待还不太好，如有什么缺点，请多多原宥。

巴：我曾听到过您的大名，同时在三十年前我在上海读过您父亲的大作。至于您，我的好友讷·帕诺他常提到您的大名，今天才有机会见到您。您工作很忙，但还是挤出时间来会见我，这是对我极大的荣誉。

廖：您这次来，可以算是老朋友了。有什么事就象家里人一样，随便谈吧。如果是有利于中泰友好关系的事，那就更好了。

巴：我也是这样想的，听了您的提示，我更希望这样做了。

廖：您对我们两国关系有何看法？

巴：我们两国很长时间没有邦交关系了，就好象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这种情况，我感到很不对头，是与中泰亲如兄弟的历